

东池品荷

■ 美餐公



丙申六月，晨，因风而凉。昨夜雨过，古街瓦黛。出宛丘客栈，迳东曲行。瞻叶桐轩纪念馆，穿兰一琴坊。路旁多石桥、台榭。蔷薇与奇石相依，菖蒲同浮萍共养。宿鸟已醒，跃枝啁啾。

路尽而返，过洪福寺，跨足码头。篷舟泊水，形如睡鹅。红荷翠盖，低蒲高芦，占水一方，各逞姿态。一抹幽香随轻雾弥漫，清寂中平添画意。吾神驻思凝，不知身处何境。恍惚间，紫气升腾，有青牛踏浪而来，牛上老者，与吾相揖而别。

能与老子神遇，涤除玄鉴，诠无为堂奥，释上善妙谛，莫非因荷结缘，引吾就道乎？道者，貌实质虚，似空笃存。如莲之根，隐于泥，忍乎水，以本立德，昭示世人。藕之

存，道之生也。藕之白，道之色也。藕之节，道之骨也。藕之孔，道之融也。藕之芽，道之复也。若夫秋冬，叶瘦蓬老，筋露骨显，说四季之变，证枯荣之交，道者，藕也！

夏日多变，如人乖舛。紫气刚褪，风起云涌。鼙鼓咚咚，霹雳闪电。纤弱之荷，立成勇士。秆似矛，叶似盾，苞似箭，无数血红，涂抹苍穹。万千芙蓉，化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口诛笔伐。仗义执言，骇雨惊风。暴雨如矢，遇叶而遁。狂风逞威，弯后复挺，风过竟无折腰而颓者！

出身泥淖，自洁不污。脱骨换胎，蔽而新成。去厄境，开清芬，形亭立，德君子，莫非儒家精气，以荷为鉴乎？叶接天际染云碧，身杵水中君子风。柔弱含骨，雅逸立品，

荷之味，儒之味，吾知之矣！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雨散风匿，祥云铺天。虹桥廊馆，青蝉伏柳。洪福寺钟声破空而来，浑厚幽远。让数千亩荷池静如梵土。吾见佛祖端坐荷墩，手持经卷。言落如珠，口吐莲花。万千碧荷，化作信徒，顶礼膜拜，无限虔诚。禅荷一味，方在其中。

荷，亿年不变，寓意常新。人生如梦，待尔细解。天地不仁，周而复始。玄机暗藏，尽在觉悟。诸子争峰，标新立异。人之趣味，托情寄思。窥斑知豹，举一反三。荷者：道耶？儒耶？佛耶？皆是，皆非是。观赏莫若品，气象在其中。

夏莲（外三首）

■ 尚纯江

洁净的花蕊
是夏莲的双手
在一片蛙鸣的世界里
抚慰夏日的喧嚣
夜，在月华的荷塘里
慢慢禅定
不要说“出淤泥而不染”
淤泥是荷花赖以摇曳生姿的根
佛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心若淡定，即如明镜

麦草垛

迎着朝霞
晨露闪烁着晶莹的月光
村庄的麦草垛
柔柔地，如外婆的目光
走在村庄旁的田野
露水打湿了裤脚
蝉，在绿荫里鸣叫着
让我想起娘做的炸肥蚱的滋味
回头
一缕炊烟在眼角升起

夏夜

月华如水
夜，却在霓虹灯中喧嚣
大功率的空调开足马力
在汽车低吼的引擎声中
塞满了所有的缝隙
到处都有烧烤
到处都有街舞
我想起家乡宁静的院落
夜色，蝉鸣，及杨树叶哗哗的声响

那天的荷塘

东南一角，有一片亮亮的月色
月光如水，洒满荷塘
如少女嫩滑的肌肤，鲜亮柔润

我静静地坐在塘埂上
借助一束月光
看荷叶，看荷花，看睡觉的蜻蜓
荷叶高举，荷花绽放，蛙声在夜色
里鸣叫正欢

我贪恋那片荷塘月色
在塘边放一只纸船
我是船长，满载希望出航

有一个梦

■ 芦花深处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大鱼，为了它，愿与整个世界为敌。

每个人的心中还会有一片大海，足以盛下自己的梦。

《大鱼海棠》的片尾曲响起时，我脑子里浮现出了这两句话。影院里的人开始陆续地向外走，我深陷在座位里，一动不动，直到我前面的座位上再也看不到一个人。

从影院里走出来，我还沉浸在影片的风雨里，怎么都走不出来。

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椿，这个居住在“神之围楼”里的女孩，十六岁生日那天变作一条海豚来到人间，被困在一张网中，一个男孩为救她而卷入海之漩涡死去。为了报恩，似乎又不仅仅为了报恩，她开始在神的世界里秘密饲养那个男孩的灵魂——要把一条拇指大的鱼养大，直到它成长为江河也容不下的“鲲”，再送它回归大海，回到人间重生为人。在这个过程中，椿为了保护鲲，一意孤行，违反生死的自然规律，终于惹来灭族之祸，导致河水泛滥，山洪狂暴，

山谷化作汪洋……幸运的是，椿的身边始终有湫，湫明知她为了鲲宁可折损一半的寿命，还是一次次舍生保护她，直至将生命化作风雨去陪伴她。

椿，这个掌管海棠生长的少女，外表看上去温婉清冷，但内心却执着而坚定。为了鲲，哪怕与全族人为敌，也在所不惜。可是，为了爱情，舍弃父母的亲情、族人的性命，这样的爱情真的值得吗？好就好在，她也会用自我牺牲的方式去挽救族人的生命……“只要你是善良的，对错都是别人的事”，这样一句话真的可以弥补她对族人的亏欠吗？以他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爱，还会有幸福感吗？

鲲，这个善良的人类男孩，为救椿跳进急流的漩涡，失去了生命，任自己的妹妹在岸边无助地呼喊、等待，值得吗？好就好在，在椿的努力下，他的灵魂变成了一条鱼。

湫，一个掌管秋风的男孩，天不怕地不怕，却怕所爱的人受苦。他与椿从小一起长大，椿不爱他，他还是痴情到宁可背叛所有的神灵去爱她。将生命献给一个根本不爱

自己的人，真的值得吗？也许，她只是他要渡的劫。

世间万物，各有天命，然而，他们不认命，去拼命，把死当作永生之门。命，应该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但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生命中美好的梦，可以不顾一切。值得吗？

所谓爱到天翻地覆、生死相依，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真的要如此大胆地“去爱一个人，去攀一座山，去追一个梦”吗？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要么天崩地裂，要么创造奇迹。

既然去了，没办法，“好运坏运都是你的命运”。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值得？什么又是不值得？真的有一个真正的标准可供参考吗？也许，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是非对错，都是一种内心的自我选择与认定。

“有的鱼是永远都关不住的，因为他们属于天空”。这些属于天空的鱼，观念与评判的牢笼又岂能关得住？

这话是在说鲲，是在说椿，也是在说湫。

湫，我实在说不明白，“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庄子》），“湫兮如风，凄兮如雨”（宋玉《高唐赋》），到底哪一句，才是他的命运？

椿与湫，却不是春与秋，没有季节变换中的相依相随，却有湫幻化而成的人间风雨与椿相伴。

椿，生长在《庄子》的园地里：“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鲲，从《庄子·逍遥游》里飞出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椿与鲲，这一鱼一人，是人梦到了鱼，还是鱼梦到了人？

管他是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反正，有一个梦一直游弋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